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三

史爭序
史毦序
尋山志序
永歎記序
徵異錄序
藝活序

秦淮大社集序
山截序
逸鄰序
逸鄰附詩序
三山逸鄰序
壽堂私論序
平巢事蹟序
卷第十三目錄終

好任恣所獵無自苦也余今行年三十八于二十一史朱黃點竄已七竟矣然好涉獵不能爲名物細數之學以此愧諸生博士然自詘于往昔耳今之士大夫稱習史者求其綿密貫穿亦不可多得每息一僻事忘其名氏地里曲折冀一叩行祕書不啻俟河之淸往年從北雍購得新好者一部今年戊閏決意攜往踰嶺涉江大損衣食雖妻孥交謫友朋嘲侮弗顧也人之所

癖猶可理奪至于時限境遁憂息難忘非有所寄必難永年故昭烈結眊聊以忘憂非欺我也然其所寄托亦必自性所好者皆酉贊戰陣之際一足被創不伸猶好讀三史輒對書獨嘆余何能遂忘情乎偶有所懷便書牘背既無條列亦無倒次亦吾之眊而已

尋山志序

古人未有輯遊記成書者有之自 世廟時何

鏜氏慎蒙氏始近復有廣之者蕪矣夫長行文爲敍爲傳爲碑版說辨皆秀粲於衆體或偉拔於類選記獨書爲遊本也周益公作廬山錄謂境物之勝僧徒皆不能言當按陳令舉記淡旬搜訪耳此書遊記者之意也余以其意繹之則議論長而圖經無補勝會昭而朋酒徒紛亦何益尺寸乎故古之人有以記體祇疋以記特自敘與寄而不足以刻露山川譜諜泉石故嘗曰

錄曰志有以也如此則當補酈卿之註而後之作者或式焉其選矣卽不盡然而繪山繡谷剔奇索隱炬火與洞蝠爭光腰布芙崖㾗鬪力斯足爲山乘之董南水經之游夏至於蹈道光景粗記姓字縱有麗章或標韵語固文材所別搜藝圃之特幹亦若序傳碑版辨說者各雄于類而已若夫三輔之黃圖吳洛之名園及東屯浣花鄭鄴醉翁之類物不盡于山水而實以發幽

尋之光標遠討之致亦聊附見之茍事當耑于
輿圖義止關于釋老者亦非其所逮矣于是汰
之益之區分之作尋山志志畢茅子作而嘆曰
寰宇勝槩志輿圖之善書也近世有本之以成
書者執之而尋山焉亦庶幾矣而必志此者欲
其詳也于此詳則彼不得不略

永歎記序

余嘗披覽古今至于偉異奇卓之士每志不勝

時才不勝算未嘗不掩卷沾襟喟然而永嘆也夫千人而英萬人而傑甚則五百年而名世豈易得哉而乃若此自其俯而視之蚩蚩食息衎一人焉詘且讀即不然能息而言矩而行者寡矣乃自款段下澤之間得一人焉升之公試挺而開一鄉又寡矣乃進而與紳齒于飲與弁齒于射其人卓有稱焉不昂而四顧耶乃求可以開天下傳數世萬無一也即有之亦稍鮮色澤

耳積至萬以求其負慷慨之懷抱任天下之安危又何能屈一指哉而乃成者一敗者九豈能不爲之掩卷而永歎乎然其敗者有二有運已去而心獨存事盡非而骨不挫盡瘁而無益捨生以成仁此其志無憾而人則悲之有負曠世之才而一敗于所短則盡掩其長有成益世之功而或隳于末路則莫宣其勞此則人未憫恕而霜宵雨夕冥冥耿耿有獨悲焉矣我列爲內

外而開有其眼于衆棄抶隱于幽深以其足以
與吾歎而已至人之足與吾固非我所得而一
也後之覩者又將與歎于斯文

徵異録序

往在遼西幕中歷觀將相雄杰以及草莽風塵
自能驍拔者其生也靡不有異徵焉然成敗大
小凶終元吉亦或兆之不縱横誰咎則摧抑者
低眉自阻乘時者霸心日滋皆足以自傷也故

崑突而不逶迤汴洛之際曠土千里爾故必以
江南兩都爲最勝然都武林者一稱避狄都金
陵者七稱偏安未可言天子都也迨本朝定鼎
金陵而金陵之名始正名正始得抗西北諸都
而見其勝然使　文皇不移蹕幽燕則冠冕之
所趨百旅之所集士與民皆生兢心焉其山川
安得閒且澹以待文士之翺翔也故今日之金
陵其體命其氣恬其人正大而不鶩士之能詩

者必遊金陵不遊金陵則其識不廓不遊金陵則其名不成士之宦金陵者不能詩者必能詩能詩者必能馳天下之詩人自十數年以來雲杜李先生爲寓公于此其執贄出宦遊者之右而士之馳之者愈衆以其名足以懾後進之氣而其地便於親褻唆之流也今年先生歸士之聚者皆如散嗟乎以一人在而重帝都則可以一人去而輕帝都則不可以一人而兼仕隱之

間則可以失。未衰而仕隱者皆葬繼則不可其
年之五日地不奪其水天不奪其霽官不禁其
競渡水嬉而池館愈以飾燈舫愈以爛士女愈
以集吾友鍾伯敬將自客而爲宦吾友潘景升
老而復來客吾友吳凝甫譚友夏或自吳或自
楚而來會以語茅子曰物日以盛而人日以衰
盛而不揄衰之啓也衰而不培亡之漸也是不
可以無社予其倡之茅子曰噫予知其一未知

其二也揄不足以槩盛則盛而衰之培不足以起衰則衰而亡之子大夫執其羿二三子揚其波何以我倡爲子大夫弛其羿二三子遏其波一夫登而壯者不繼脆者靡矣吾安所倡之諸子曰不然物之散也無方而其合也有端一舡之池魚可以數計採竹方丈標記而授餌則不呼而集焉滄海之水族類與陸産匹無巨釣以爲合則甲噴沫而已鼓鬣雖有燃犀見者亦

窄耳茅子敬諾以諸子之意告客于是客于金陵而稱詩者靡不赴其人則自卿公大夫以至有道都講隱流遊士禪伯女彥其地則自吳越閩楚以至土著之俊其年則自八十九十以至八歲之神童靡不操牘而至其命題則以五日秦淮社集而兼賦投詩贈汨羅其限體則以五字而曰古曰律曰長律兼舉分舉者聽于是水若增其態天若增其光競渡若增其豪而飾者

集者爛者愈以甚也于是方宦而不可襲者不赴老而不可杖者不赴病而不可疲者不赴而赴者得若干人欲赴不可赴者若干人後期而詩不至者不錄錄其實稱赴者若干人不與社而補詩者至六月杪止共若干人共為詩若干其太不如格之詩斥七月朔茅子裒而帙之喟然嘆曰天下之地萃天子都若也天下之天子都萃金陵若也金陵之勝萃今日若也而其人

其文止此乎雖然吾觀于古矣古之彥會可屈
指而言也有當世以爲盛而後世亦稱隆者栢
梁是也有當時以爲侈而後世不以爲榮者蓬
萊是也有當時以爲豪士之尋常而異日以爲
風流之不再者金谷是也有當時企古而不可
得而後世且推標而邁古者蘭亭是也今之人
視蘭亭之選其言視蘭亭之詩吾不知何如然
意欲盡一時之人而不以弁冑遺則栢梁之義

也竊取之矣夫以金谷之集而今之所存者自枉吾何尤吾何尤

山截序

予宿生山中人也習氣未除今生山中人也名想未絕將長結緣乎浮雲驅人將永斷絕乎麋鹿有性夫生之中有年年之中有月月之中有日日之中有時凡可以與山結緣者無不可截也有山水乃爲山有園亭池館乃爲山江南之

山非突爾者也山有致可載人有致可載山與人俱漠漠而時有致亦可載夫今生宿生如夢耳非載之何以使山長在見生生不負山也故聊以自嬉亦就以詔後焉

逸鄰序

余之少艾之執交口譽之甫籍士林屈年德者不勝計弱冠出遊同儕視爲宿矣友何負于余哉自不能稱塞乃附于逸逸而求鄰不亦難乎

然蘭言蕙心集如流羽義不敢忘衷而藏焉浙久成帙吁嗟青山白雲心固樂之縱樂而忘死亦何修以塞我鄉乎無所塞又將安所附豈復翹首它圩耶是不然夫逸者固無可無不可者也

逸鄰附詩序

逸鄰附詩者附送隱包山之詩也送隱包山在未逸之先而實求逸之時也時爲天啓壬戌徵

書屢下度不能任故逃包山而隱焉友朋豔之作詩以寵其行然太半知其不免也故爲詞抑揚非其志也故置之後果爲有司督促家門懼禍遂黽勉就道包山之事付之飛煙飄雨矣然使畬日得爲包山之行縱堅臥不張聲影而喙名之士必爲屈一指焉得使相忘如今日之逸於逸乎然其逸之心非自人棄我而始也姑附之以識一時之鶯聲

三山逸鄰序

自丙寅歲以翰林待詔罷竊笑曰吾從此逸矣東門之池可與晤歌我蒙伊人能忘之乎且問之棲遲憩休苦㪚肄呬息也息則形屏而以聲爲鄰故存所贈言名之逸鄰今年謫閩身痡瘁于道路心翦篲于衣食逸斯下矣而人勞出車萆歌蔽芾或借研北之餘或推道南之庇至于歎相知之事新悲別離之何遽乃諷出芳津皆

之如赤眉銅馬之于漢楊進王善之于宋皆嘗
極亂之時民無所歸勢固然也唯漢之黃巾唐
之芝巢與本朝之劉趙輩丁太平之時忽焉自
起天若爲之然漢唐釀無窮之禍而本朝仍謐
寧之舊亦時爲之也今日之流寇與劉趙等似
不足深慮而四方之民望風而從積日之久已
半仙巢蒙竊惴惴乎慮其事之似唐也唐之禍
極于後五年及今而圖可以無唐之大决裂然

考古所以鏡今也唐方始禍之時沙陀五百卽殲賊之十四唐之謀臣唯恐夷醜難故使巢徒猱天下破兩京及諸道之師盡壁都城終莫敢先登始召鴈門之帥而鵶軍四萬遂奏全捷然餘焰猶降秦宗權圍趙犨困朱溫苟非克用振其餘勇底平之事何可庶幾夫用夷之禍在涉歷内地周遊城郭艶風土之繁盛習武備之削弱狡焉生心憂不旋踵驟勝必驕久聚必潰豈

不深長計哉然蒙有三疑焉移唐祚者朱溫也
非克用也溫乃巢之餘黨耳苟無克用溫之得
爲所欲爲豈不早十數禩乎此一也回紇之所
以爲唐禍者客也至今日之夷則窮而歸我久
服戎行逹官隨征本朝歷有典制此二也即恐
其瞯我弱而艷我盛登萊之役彼之出入中原
亦已久矣此三也但須統率得其人駕馭得其
道耳用忠義沉悍之將而無使貳心之屬爲之

師此統率之道也督以名將使統率者猶爲之
爵則指臂之勢矣監以文吏使所過之地芻食
無闕秋毫無犯此駕馭之道也不早是務必使
禍極而圖之終無踰于此而啓之已非不灼然
乎走在士伍不與謀大計然陳子公能屈指而
計吉語者唯其習耳巧不過于習之門走竊自
料巧固不能習則未敢多讓也姑節略往事爲
平巢事蹟考使知者自考焉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四

青油史漫序
青光序
六月譚序
掌記序
服老齋雜記序
福堂寺貝餘序

澄水帛序
天上坐序
削秀序
南風序
阿叱喇序
冒言序
藿謀序
靖草序

石民渝牘序

東便門本末序

督師紀畧序

戍樓閒話序

卷第十四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五

青油史漫序

熹廟癸亥九月余始入督師相公幕不數日即從巡寧遠窮覺華灰杳罩簏葫蘆之區又將義從數十與滿少傳循大小紅螺探虜穴行敵境七晝夜而返返而復巡寧遠逼除始還渝關度

元旦四日卽衣霜雪冠風鍪抓寧遠本向日行大凌之戰其暇則窮日之力肄習車營漸成其八不一月卽奉使江南單騎入關矣半歲間名居蘇內日在馬背卽暫或擲止書漏未下五刻將師公嚴鼓集吏士甫辨色卽率幕僚入毬場矣燈火夾輿始還署纔飯罷卽勒車營偵草筐書稿未及脫夜漏下五刻矣諸幕僚邀入議事漏下三十刻始出門入尚溫酒相待與濾論舊

史數則以下酒或飣筆疏之漸積數百條後因海裝浥瀾遂不復理門人又于漫漶中錄可識者十一久置篋中越十年癸酉開舟風雨晝夢往事歷歷因簡閱之題曰青油史漫不敢忘從我于陳蔡者耳

青光序

人云好讀異書書何得異當偶不為人常見耳耳目之際亦有幽微當其略置溷于蕪熟忽拾

而咀爛簡中青光一縷矣我不能辨異書亦謂無足供我異者聊就其常者一拾之耳一入人目便歸熱熟莫曰我光黯也忽焰忽息光如是耶

六月譚序

崇禎元年夏儀以浮譚罷緘口息過時方六月也散髮箕踞于柳陰桔槹聲中又不能無所譚然不敢譚今而譚古客錄之成帙或曰譚此庶

幾寡過乎姑置之雖然天下之告變者六東西
廚羽書日至司馬門挿所營臥榻間而區古書
谷剌剌不休不眞浮耶吁浮在彼則不浮在此
謂之非浮也可退不敢忘吾　君雖九死不變
况三黜乎我終用我浮也可浮不浮亦姑置之
幸得褫衣解帶息此六月謂之曰六月譚

掌記序

茅子旣廢之四月感於客之言闔口不譚古矣

客非慮我譚古也慮其譚古而觸于今也非慮我之譚也慮聽譚者生禍福我不可為主也然茅子性不耐閒以為極天下之禍至於死然不甚於閒而且不敢讀數行書出一語也姑置其禍可已然終感於客之意僅記之於掌以掌我之掌也握之則妻子不能見舒之則運天下如反然其事亦碎矣以我之掌小不能及大也

蘇長公每問人近得齋亭名否蓋難之也余偶感于楚丘先生之言以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馬赴車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余今非惡我者之我遂則北當虜南當海寇矣豈暇老乎今日以後皆暇老之始也故以名我齋即以其時所記者名曰雜記時在戊辰之冬掌記既成之後然方僑居齋亦若諸天意爲之耳孰曰記可意爲齋獨不可

福堂寺貝餘序

崇禎間有福堂寺長老云其人不特宗風高卓出入百家尤諳掌故嘗讀其所著書爲之起喟三年余守大將軍以傲罷爲頭陀于其寺寺固不乏僧近且滿僧發然高者掃文字之禪卑者爲瑜伽之學最下者則蒲酒犯三戒余問法于長老長老曰惟老衲亦然有棋殺有名盜有醬淫余笑不答葢從拜誨于太夫人已三十年不

御製白子自毀章甫戴紅抹額且不知毀譽爲何事獨書淫在耳乃間抽其閑帙以當禪誦有所感則識之貝久而成帙曰福堂寺貝餘云

澄水帛序

平生畏暑與畏惡人等今年因追攝居郡城敝舍如斗大徹夜覓涼風如下第舉子重覓主司及甫曙而東牕日窺人又似餓豹之在林也正午則如在北司犴徙諸苦虐具無所不有事事

揀擇覓事辜痛惱及豺肝而西牆倒祟如敗軍
遁伏鋒交不可當千衢百巷無非號天乞雨之
聲而胥吏伍伯猶猙獰百變詭覩其貌若貴要
之怒色辣手狠心毒機無不浸淫滿溢其鬚眉
背爪間赤帝之威及似無色及低眉和顏得其
甫出門而火齊又歷落于支節中矣幸尚有為
編在旁意所偶會輒伸紙搦管有所論記嘗其
時八蓺呼號有如頻滅蹤揮汗成漿抓痧成瘍

不覺也客戲曰此眞君之澄水帛矣笑曰然

天上坐序

茅子墮地三十七年始坐圜扉又一年坐戍樓于圜扉有福堂寺貝餘于戍樓有戍樓閒話自有所以坐者非苦也至壬申癸酉以追攝躡坐郡舍耳目淆神咧漫苦矣然猶間有閒適追歡樹底永歎水邊故澄水帛出焉及酉之夏秋飛符怱下奪督逋者之祿于是變慈母爲嚴君吹

春霖爲雕鏤茅子遂無坐處矣雖然使不能有所以坐則闔扉成樓繡命亦豈一日安之哉而猶能誦先王之法言咏先王之遺風耶但意不自聊愈放言抵掌祗不敢及時耳帖成凡六卷名之天上坐取春水船如天上坐之語也使不能以峽江瀚海爲江南容與之春水則雖桂櫱珠易遷之間豈能一日享天倪乎知此者可以知其放言抵掌不盡繇于無聊也是爲序

削秀序

自入山以來豈特緘脣塞兌哉雙童子亦解韜光矣然于馨修吉語則不能忘聊削于牘入閒削牘將無為落膽耶吾方晏如何也非馨修吉語雖善隱如葩善顯如麟不入我削也不削雖負乎然理亂之外別有幽姿可曰秀矣近日鍾子每稱隱秀余嘗謂之曰不隱則不秀無雙舉也故命曰削秀

南風序

怨尤小人也不慍君子也慍凡民也故聖鯀枉御不能使四凶不怨尤亦不能使二十二人之外不慍聊撫五絃以自唱予和汝而姑曰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慍予非豪杰也故所與居亦皆凡民自執親之喪復御祥琴氷絃已斷鸞膠莫續旋歸栗里謬附無絃遂與焦桐橫膝隔世無巴則素帙所載與及近事頗有堪倒頭巾

者聊拈數則以爲諸君解也亦命曰南風

阿吒喇序

茅子沉淫于七快之業精微于三學之中逍遥于九奕之與復歌少陵之句曰道消詩興發心息酒爲徒荅亦日無餘𣅀矣其如癖唾何往常有句曰酒澀猶自喜唾足始知聞此非老于洞壑者未知此味也其如廢日何茅子乃消息于其間以日高晏起之歡讓之于癖以嗑唾神仙

之病痛之下情然無能力也有力外交授以遣
嘶魔客其首辭曰阿吒唎習之頗驗既而道不
勝魔復日向嘶國一巡其國人之和平可近是
以泥人不去去復息來知其病道也乃力持其
七快三學九爽者而精深其恩皆通鬼神鬼神
者又與此國近遂無可為力亦任之而已一日
偶閱近稗說事或駭語或雋而行文皆坦爽無
煩咀遂竟日爽冷乃悟曰此我心如來之密也

因日于欲睡時乙其快心者命掌記錄于巾笥而名之曰阿吒唎

冒言序

昔漢武開鹽鐵之利所徵賢良文學以爲不可乃使桑弘羊與辨折于庭于是有鹽鐵論當神宗之末累安席休一旦有東虜非若建元元封閒兵膠結不解有司輒慮匱乏于是戊午主爵都文衡者以裕餉佐國策諸生余時袵對中

飭誥垂萬言長跪告京兆求爽行書京兆不可乃裁削窮纔而罷是冬投牒借勸之詔日下竊不勝憤痛乃于雪窗忍凍陳畫十八事每篇成好事者輒為傳入長安遊宦之家幾千戶置一本既成名之曰冒言以大夫之事而位卑者言之罪也文學宜言先王之道敦本抑末而輒論利害濬便宜罪也冒天下之罪而言之而其利益亦足以冒天下蓋不加賦而用自足儒者以

爲桑弘羊欺武帝之言然究竟武帝黷武數十載未嘗加賦南畝故輪臺一詔社稷晏然未世濟急必先于農加額不止至于借支借支而民不叛未之有也故以一身冒天下之罪而利益冒于天下則仁者所必爲也今其書已垂十年矣當事過採其言所以佐國用者頗有效然行者不盡言者之意或反以害言者之心故加賦不能罷而且益之今歲叉議借支矣故知無言

也出於大夫則必用用而天下受其利出於文學則不用卽用而天下亦不得全受其利至不得全受其利則空冒天下之罪而并無以謝後世故書成于戊午冬再刻於丁卯夏申敘其本末以告之來者

藿謀序

咄茅生汝家世肉食何爲至爾而中衰乃藿其食耶咄茅生汝家世肉食敢謂肉食者鄙而乃

諜之藿耶嗟乎是則安敢余小子唯以家世肉
食故雖未分大官一七而南山有田耕之鋤之
産藜與藿採之食之皆君賜也享君累世之俸
賜而不能効其尺寸雖貌似婦人者猶所不甘
況鬚眉丈夫乎自天下多故以來幾叩關而萛
達少陽西市之行得須臾緩然非其志也避其
禍而傳其書叟非其志也其與公卿將相不避
色而言者累數十百此其爲諜者雖未工已不

昔而多半中矣或未能受尺寸之效而較之博浪之一擊或亦庶幾矣今廟堂遍收其人使備行伍肝腦塗地乃其職也揚眉而語要無過而聽之者矣姑以其言之淺者布之四方使我公卿將相因其中者而測其所臆肯毅然行之是小子不忘累世肉食之私也少陽之禍久甘之如飴矣又何怨

靖草序

靖草者茅子採尚書自靖自獻於先王之說以
名其書揭巻也其書揭之大旨有二曰請出關
勦妖請出戰勦妖而不甘爲雍容坐守之大將
也茅子豈不知雍容坐守不唯可以安其身而
且以閒日餘力養交蓄名立取横玉嶺乃蹈不
測之險趨速謗之途以嘗試其身名哉以少而
受尚書於祖父不敢忘自靖之意而不欲全身
名於亂世驕妻子便親故而忘其親之訓也茅

子一儒生耳人過而用之使備行伍准陰無縛雞之力西疾倚蒼海之錐何足當一面而乃敢以嘗試其身名哉以　祖宗之德澤正洽　主上之新政方勵廟堂之幹爲有人所少者一奮勇之將耳故欲以補其缺略使勇者奮焉恥其懦者之先也弱者感焉知其勇者之可先也如此而中興之業必就則茅子肝腦在地其寬則無不之也無不之而可以見　兩祖　列宗於

天上是時則祖若考方從我[illegible]高后稽顙以報不負過庭之訓茅予身名之泰豈裂茅錫土之可傲哉茅生怡然於天闕帝闕之間矣何爲而不自靖

石民渝牘序

崇禎己巳冬十一月朔僕方伏江村北海亭閩司寇疏覆放還屏息待發是日街鼓動有急足叩門撤燭視之則族弟俊自長安來云虜已闖

入薊州邊破遵化直走皇輿矣皇虜者虜呼京師也踰五日信日急關欲召高陽公又開格不下避虜者紛紛鹿伯順時以奉常仕長安其子孝廉君欲以其祖若息相托之江南友人孫啓泰劉善同輩皆欲寄老小僕患難委頓寄人廡下者踰兩載人以患難相托義可奈何廼四召部曲淬刀轂弓待得二十人便護牛車數百鼓行而南十六日會于容城諸措大皆急裝聽約

來僕意前路阻則近保保定保定大郡也猶可
以爲雎陽順昌之守保定守方玄根四召壯士
有商生者承檄將往長蹈問策僕曰爲語太守
今舉大事必因重名以壓人心人心定城始得
高堅五兵始得犀利欲壓人心無如迎高陽公
衆皆曰善忽有自江村來云得伯順書高陽已
召守通矣僕度高陽公行必促迺夜半蓐食馳
別之蒼茫天地不可知亦猶夷門訣信陵耳十

一日至高陽而公已發矣乃夜挾二騎馳至安肅方飯于陳元禮家而高陽三使至江村不得皆縱跡至此發緘未竟報高陽公已入城遞相與飯官署高陽公曰料賊如何僕曰此必有欲其入者必不戰薊而戰城下城下得志則以汴京自實不則以澶淵虛我公曰解飯畢請別公曰幸同至定興予在江村不二十里也忍無一夕話乎乃令從騎裝衣冠歸獨騎從從者唯公

子姪三人僕從數人而已是夕大寒官署無火
與公子魯彥共一被北人夜就火被薄是夕無
火遂不勝寒詰朝將別公曰未盡語幸悉于涿
度至涿還必經兩晝夜逦迤一奚歸取枕被明
日別于涿公又曰虜報詭紛將與子定計前路
十四日至良鄉十五日公將于是日趨覲僕曰
自此將安歸非偺赴急也方聞被放何爲叩司
馬門乎公曰我當入爲 上言之子自布衣奮

身死國今非其時乎僕不敢言隨至長安天巳黑高陽公未易衣冠中使宣召即隨而入瀛二下廼出出即奉命閱城事與李伯紀倉卒閱城無與嘆今昔之同居也天曙僕趨銀臺門欲上封事自白銀臺以廢棘謝不受歸而相公方草疏復命謝大司馬以下不見忽聞四相君至廼以纍授僕終之寓凡三楹公見客于中僕居其左聞蒲州韓公謀大將歷舉瀛桂祖大壽尤世

祿公曰皆戰將非大將也次舉馬世龍公曰可
然用于此時則不勝四相君起而請其人公曰
今日之事必茅生乎衆皆曰善當共舉于　上
華亭錢公曰得無以門戶葛藤耶公曰此非葛
藤時也韓公曰待公閱外城畢共舉于　上前
俟　上召對而自拜之先一夕公已承面諭總
督京城內外戰守事務不復往通盍是夕　上
得報知虜已過通矣明日塘報絕盍虜已在城

外也而都城人不如有欲乘機出之而自便者乃盛言虜未過通㓒之近不如㓒之遠　上廼夜傳旨命公仍往通州公闕外城宿于外不聞也僕廼函　上旨候開門即開于公門開巳午矣公還寓即戒行具疏請放辭典籍報公卿候滋任亦謝散之公方草疏畢公卿集寓勸公無行陸續馳闕下跪門請留公公與客語不得絕僕曰急矣告公曰未有　天子遣宰相禦虜于

都門公卿跪門請留而宰相待命于私第者請謝客登車車徒不能盡待姑請以已至者往公曰善公卿有追送于宣武門者皆涕下沾襟公譚笑別去葢從者三十六人共騎二十四而已其中爲僕之從者五人出城至東便門日已落門已奉詔壘土矣廼宿于僧舍虜憝已至城下去門五里耳公譚笑益快明早門不開公具疏請曰既中虜焰撲天僕曰公不能待詔方出也

使一時虜攻門公戰于門之內乎非公信地也且庫渺不足守守崇文諸門乎未受詔不可入也請公死于城外公令子姪歸曰吾將與子共死矣死豈人情哉使我苟不死靡子無以郵將奈何僕曰儀徇誓爲國死今日公左右無一士爲公亦當死死矣無足言唯兩年江村有殘藁百餘卷以累公子耳公子楚唯等拜泣佘廻解其所佩匕首曰非籍此殺賊也乃反覆蝓中人

使開壘中人執不可至與變色會中府鑰至乃
破壘而出出十里不見虜虜所殺傷燒毀盈道
有伏而出者曰方在此一餉時度其蹤在三里
内耳至通終不見虜通城守者曰此安得相君
哉虜誑我城耳屢諭之免胄而見廼始入入而
虜環聚京潞之間夜火逼天為晝城守事粗定
門久塞不得都門耗僕以私金募死士始得會
諸路之師方將嚴兵進衛而祖大壽以東師潰

矣高陽公奉詔招還移鎮關門廻復山其入衛
以是役見委適馬帥僨事不得不黽勉爲之頗
有密計不敢述日夜料關門城守未竣而虜至
抑虜頗合兵謀繼而身將鋭師七戰獺賊六千
級功績如山塵于樞署又以奇計使憨先返其
曲折則高陽公唯闇之　主上舉朝不聞其崖
略在督師後絕不復及獨受命東搗倉卒之間
使數萬之卒無器甲而有器甲萬里海若無舟

楫而有舟楫功在垂成條以中變事基于中要而叙于叅弁成于逆賊幸保餘生更成罪案遠戍萬里覊累毁家日在刀俎不復記憶今夕偶閱舊牘不覺喟然總之致身之義畧竟此序扼虜之績分半于弓刀灰盡其粗者露布在天下其精者衹可言之後世其所可共考者唯此殘牘而厥功不就徒增惋結芟其十九聊存往事亦可爲凝膽之股鑒也已

東使門本末序

儀于戊辰嘗有封事辭官末曰無以明臣當効死請發臣遠戍使畢命鯨鯢以明臣義至庚午仲冬望虜薄通州儀于十八日以二十四騎從高陽公自東使門出乘闇入守之凡十八日而又迎虜鋒西追東師裹創百戰幸五城復首虜六千餘功贖如山每所名居首而乃爲十二人所弄名在丹書擬以立功　主上猶薄其罪僅

與罰銅至七月乃逮又荷寬政僅如三年前所
自擬者而已爰書則録其功雪其誣一字不加
于罰銅者自此餘生孰非曠典若不明告天下
是自匿其辜而蔽朝廷之恆也謂之東便門本
末者以恨不死于此以至于此也然虜以此逐
身以此戍故曰本末

督師紀畧序

往高陽公之身請督師也　熹皇帝命之曰漢

唯孔明唐則裴度訓詞鄭重終以加矣高陽公當潰敗之餘驅東西孽虜盤頓厥脫四百餘里駐師右屯遊騎出入三岔奴一夕九驚自遼陽徙瀋陽復營窟塞外幾幾遯匿矣此其功名較祁山之營壘天水之嚮應何如哉乃內格于逆璫外格于媢相耳食附炎之徒又從而揶揄之勞瘁憂懣幾于盡瘁而下無韓弘以為都統李愬以為前茅縱有總愈猶孤掌耳而璫勢相威

蔽　主上于重翳玩　主上于股掌雖有烈火燒心衆鏑叢體之懷不敢斁陳當宁其難易又何如哉僕本以徵書起家會時之急遂爲特將高陽公以其謀謨可佐萬一遂入參軍事由領中權拮据三載同忤時以去鼎鑊餘生復搆聖朝記憶往事與同恭鹿子伯順輩纂輯成書庶以示之來茲夫有亮度之才亮庶之遇其難易尚如斯也而况于它乎

戍樓閒話序

茅子十年戍樓矣不俟今日戍始也但前此則入參虎幄出御龍驤軍書旁午一夕十起戰血未乾裹創復出不得時作閒話坐嘯如平生耳今以諸公貴人之靈遠戍南服身賤責輕戰則兩臂之外無所用其力守則五人一雉功罪不過在一武之地雖致死効命輕重不殊而心閒神適得時與伍中儕輩市酤摘蔬為竟日之

話間次舊聞以資鼓掌旁有好事者筆而成帙不賢識小危不忘君庶幾兼焉亦足以使異日尋伊人之成跡爲喟焉而引滿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illegible]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五

傳遠度四部文序
范東生詩集序
吳居士集序
敖公詩集序
玉碎集序
傳遠度詩選序

傅遠度魚藍集序

卷第十五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六

傳遠度四部文序

天地之間皆文章也陽則爲朝庭爲軍陳爲人倫爲山爲川爲風爲雲爲日陰則爲佛爲仙爲鬼爲神爲穴爲壑爲雨爲雪爲星爲辰亦唯人之所取而已取其近于陽者則高冠大帶矣小

之則舞女豪賓皆治世之文也近於陰者則古節野寉矣小之則幽花奇草皆弄世之文也六經俱治世之文詩亾而騷作漸近於陰陽之變化自質而縟自簡而繁自勁而和而其弊也氣日溺骨日摧神日弊於是陰者有以勝之如月之勝夕陽星之勝暝色也陰之變化色愈剝則愈新息愈入則愈幻調愈轉則愈聳而其弊也奇爲詭曠爲放高爲怪而陰之窮復息陽如夜

之息且翳之息暘不啻飢食而渴飲也而世遂目陰爲癖爲徑夫夏不以冬爲癖晝不以夜爲徑奈何文而徑癖之但當論其所至耳至不及而欲借陰以飾陽之陋如惡貌惡而避于輿也其可得乎吾友傅遠度學根于六經才放于百代而好爲意外之言格外之勢以行其文人遂以狂目之如奇峰迴淵皆聞知其高深固不敢狎而逼亦不能敬且愛然意外何調哉格外何

勢哉近宥于古人之籬而遠戚于天地之内遠
度卽善爲言𤧖出其鋒與古甲乙耳豈能外乎
天地哉而世不知晝何知夜又烏能論遠度之
文乎夫伸于知已而絀于不知已若遠度之文
其不知者以爲狂也可也知者以爲癖以爲徑
嗚呼遠度直詘於知已矣且未貴而遐舉未老
而早韜文未盡遠度而所存四部者亦略盡遠
度之文遠度葢手訂之而余旣哭其墓自其家

受讀焉嘆曰是可留於天地矣故序之

范東生詩集序

包山吳凝父暨家仲懷所輯范東生詩請序嗚呼自吾友亾吾三年不言詩今爲東生詩序是與東生言也奚不可雖然東生不能言矣吾姑述向與東生言者是猶東生言也東生之言詩每不可丶世即千百世亦希所可當其意所不協即喃喃詬誶張髭厲掌若搥撻之始快者人

錚以爲狂夫狂夫能罵世耳㚟㚟往哲千人所
師而東生敢有言其所與言之人又必薀籍湥
豐吞茹後先者東生使無所見必不能卽言言
而一語不中衆喙及之安能終其身咄咄不休
耶故吾謂東生之言雖未必盡合然其敭辭發
意必有所獨至故耆儒老宿不能回然其所言
之意終世莽之解余曰是非所以啓來也故嘗
謂之曰詩之高下定於調矣自調弱而詩靡自

惡調弱而詩亾夫黃初大曆調之至也然其所
以黃初大曆者非有格而擬之如今之擬黃初
大曆者也蓋標意於意外故辭不盡意表辭於
辭先故篇不盡辭意辭常在先與外故其調自
高而後之擬者徒刻畫綴拾欲使之肖肖則肖
矣柰我之意終不能自者於篇而古之辭又終
不可爲我之意故其致易盡而其事易厭是以
今之言詩者以雄偉壯麗不足道率而趨恬淡

疎宕以爲陶韋再生王孟復作而眞詩扛矣不知茍得其故則雄偉壯麗亦眞詩也徒以形而求之何異西家之女炫黃横黛以增其陋而東家之醜婦徒欲以毀妝勝之乎故吾黨作而曰淡曰秀不淡則不秀離淡而言秀則今之聰明男子所自號爲性情之言者也盍其說離調與意而二之以學古者學其調耳故古人不足論而自出其意任情率致或直而似野語或煩而

似蕪牘或理而似偈讚或俚而似謳謠泰然曰
吾可以作古夫調生于意故意至調形今欲于
聲音口吻者當之則調亾而意亾意亾而詩亾
而其原由于惡調弱者擬調而忘其意東生抵
掌曰嘻我意之所至以無可道者而姑道其意
之所非得子言而懸鑑攝恣攻排可已雖然凡
極乎物者皆至于物而非物之至也故言深而
深有至可至者拔山舉鼎也不可至者輕刀快

馬也即予所謂先與外也予烏乎匿余曰唯唯
否否聖人之意不盡於六經非不欲盡之也其
不可盡者存乎人而我不得言也今言詩而必
欲盡之則聰明男子各以意迎而湥之義不著
不湥則不秀不秀則調卑鄙而詩靡烏乎可東
生復抵掌曰諾嗟乎東生巳矣行百里者半九
十如苟有湥秀之士安可使不聞東生之言乎
若東生之詩則觀其言可矣故卽次之爲東生

詩序

吳居士集序

吳居士凝甫一日謂予曰詩自十年以來我道始大振然不轉盼間而吳興范東生吳門王亦房黃伯傳嘉禾貴元朗釋道敷俱已謝落今之人惟曹能始鍾伯敬董遐周譚友夏葛震甫及予與僕在耳他人非不佳然調不合則不敢旁附不旁附則吾道孤孤而復謝落吾爲吾道悲

今東鼎多故人心獸駭風雅淪亡其無日矣吾爲吾道悲東生死吾爲定其詩伯傳死子爲刪其詩元朗叛公死我與子傳其詩今亦房死吾兩人又將有事焉如吾二人者安知伊誰之後死哉吾自定之而子序之嗟乎吾序凝甫之詩亦已屢矣合序凝甫之詩將有待焉而竟於今日哉雖然吾謂言死友之詩而可以知生友今天下有東生之端淨乎有亦房之明通乎有伯

傳之雋永乎有元朗之簡淡乎有敷公之幽峭
乎而凝甫之詩有不同於五子者乎今天下重
凝甫而忽五子夫重在一時忽在千古五子木
未拱而已爲千古之始凝甫合集出而已爲一
時之極然凝甫雖置於極而尚與一時相頡昻
五子棺一蓋而即與千古較錙銖難矣哉雖然
合集者遺千古者也今眞能讀合集者未必肯
以一時忽凝甫而凝甫可以作千古吾可信凝

前於千古斯言也吾不敢問之世而可質之五子矣

敷公詩序

越之南有敷公遠千里而問詩於茅子茅子曰吾知詩也歟哉敷公曰豈知詩耳自二南而降皆可言也茅子曰勉而爲言則吾能毋乃使人疑不以衷攄言者乎我則其述聞之三百而降風人之旨幾如矣漢之格四而五也非創也情

至而格生焉猶有先民之遺風乎魏之自夫漢
也猶風雅之祖賡歌也情不渝焉六季其靡乎
然而巧者猶情之支也情不衷而何保於格格
寡變而衆唐之道也其意於創乎非漢之倫也
然其意以沛乎情耳君子不多求也開元之季
士大夫有徇格之端矣故作者傷之或強而俚
或變而雕雕其六季之遺也俚慕古而失之君
子均病焉彼嘵而曰情也兩傷之矣宋之格猶

摹乎唐也相戒而遂夫情兩傷迺甚焉佻而言理風斯止矣然而祖於俚俚而并夫乎情遁宋之謂也元其摹宋之格乎稍自喜而言致致也者彼固曰情也情生于口猶無情也雅斯止矣然而祖于雕雕而不能爲雕胡元之謂也國之始元之季也一自振而猶迺于宋茲以還稱今之詩矣吾忍言今之詩也歟哉敷我與爾言今之詩也歟哉嗚呼哀哉我觀於今北地振之吾

舍李何適矣李之言格離情也風人其邈矣七子之始也龍也七子之張也貞也是獻吉之所僕也故楚人歸俚而吳人歸雕嗚呼哀哉雕于俚唐李之弊也及其盛也唐猶百之況于衰乎吾爲茲懼夫絜情以求格可以爲難矣降格以求情吾則不知也夫情至而格不能一黍間也格生於情灼然也詩之病也而非一途也亦灼然也矯今而復過之可乎哉故曰格之舁也情

之不及也君子惡夫不及情者以此若義也今
之詩者不首其義是誣於詩也吾黨之士珞珞
爾露其短律始于五字焉漢之餘也唐之始也
是道也雖純駁耳有數人焉爾敷其一也曰敷
也何如曰爾儈也儈之鉉以經術稱歐陽氏師
之矣行也以律數稱衍也以軍旅稱永也以六
書稱葬之踰也唯画以風人稱嵤嵤爾其言詩
也丗丗爾爾其攘之乎是叅四子而五也曰非

也從數子而後有可言也曰我知詩也歟哉無已篇至而無有乎句句至而無有乎字宋獻云

玉碎集序

玉碎集者僕友生費朗之詩也朗本名慧字元朗乙卯落第始更爲朗不及行而卒稱朗者不忍沒其志也僕辛亥始交元朗時躡屩都下每鼓𨐨雄向探古治令力撰虛無平牛莊謔僕又與二三子日稱詩元朗獨絕𦂳風雅僕亦以元

朗勝我者多我庶以此多元朗癸丑秋僕始刪
故稿妄口語標同調抑時喙元朗掀髯曰我今
而一言可乎傾櫝中約畧二百首一座爲色土
元朗曰未也聊以僕汰取遂相論次者竟晝夜
存八首冠諸集者也焚其餘一座爲香憐元朗
笑不顧自是兩人日稱詩其詩之相知叟深於
向所上下異同者也元朗始爲五字詩一時作
者莫與伍僕進之曰涵而旨者五言律乎況而

變者七言律乎簡而轉者五言絕乎活而永者
七言絕乎質而雋者五言古乎倩而老者七言
古乎元朗益相可遂擴而爲諸體體皆稱僕好
持論慳於思好沉閣脫於出元朗日兀兀不休
每一句字間爲竟旬斷酒罷嬉或中夜披衣嚙
指出血或徙倚孤樹流烏墮穢不覺也其出語
也抽緒有委溢芬有澤酷似長源橫流元朗則
曰我窘于才以思補之我汰其今以法劑之我

求乎氣以力稱之故其功倍于人而所獲者亦欲倍于人元朗能射人詩其喜爲的叟甚于射也故相與商榷者垂五載而其詩僅七倍于往所存元朗謂古作者家苞萬亘沓事理物矩我不能也本朝諸子炫市肆飾倡服汞爲金椒刷糞取帙大如山我不忍也竟一生之力得詩一二百首成一家言稱眞詩人以待同盟者之位置則不敢多讓嗟乎孰知其所志未竟僅僅得

如許以終耶雖然語曰寧爲玉碎無爲瓦全使元朗棄此而取彼則能詩以來垂三十載豈不能積家集三四尺權短絜長未遂出諸名宿下顧疲骸焦肺寧以此終朗之名生雖不及行終不行千古無窮耶因論次之名曰玉碎集嗟乎元朗之爲玉碎者豈特詩也與哉別有傳故獨論其詩之本末若此

傳遠度詩選序

傳子汝舟年二十九交茅子元儀次年有七幅菴集未幾有步天有匪心有英雄失路有拔劍有鑿後有藏樓有鎔鶩迴文是爲傳子八集而是時傳子已年三十八矣又六年天啓丙寅火火其篋中之詩而撮行八集則自行于世又次年乃屬茅子選而傳焉茅子曰噫余足以言詩也歟雖然非予孰言乎詩乃鑱刻峻斧爲詩三百篇既成而敘之曰天之將興斯文也實啓之

其不能無敵也如一治一亂生民以來未之易
也其不能不岐裂喙爭也如分霸閏統自周漢
唐宋之季莫能已也詩不能無盛衰古也故孔
子于商而止存其頌詩不能無岐裂喙爭令也
故周以前世未有旁統偏霸而三百篇以來詩
始道雜而多端詩與治通非天孰啓之詩與治
通而猥曰唐以後無詩唐以後孰不乘六龍操
三重以符帝命哉然曰詩亾然後春秋作詩亾

而猥曰唐以後始無詩哉蓋周詩亡而漢詩作詩各盛衰於其代之中非合數代而爲盛衰也其所以代各異者猶之尚忠尚質尚文政以代殊也其體日以今格日以降者如淳者漓朴者文天之所不能主也其合數代之中而唐踰六季明踰宋元者猶漢治勝于秦唐治勝于隋未可以世降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之代矣而代之盛衰猶不盡此爲猥曰與其時爲上下故趣唐

遠度之詩如奔龍逸驥不諱其乖與蹶也人以乖蹶目之而忘其爲龍爲驥余嘗爲刪詩三百篇如奪掌內之珍如割帷中之嬖遠度俛而聽之而其詩價亦遂騰上海內嘗壟濬斗以上俱無異言匪能益之不使蝕之而巳余别三年而遠度殁刪後之詩又有魚藍集其孤龍與薇欲余定焉以遠度不可蔄古俛而聽於余非余孰定遠度詩者雖然弗忍也夫名葩異蘂不凝爲

膽瓶之供鷄鬢之揷者以其續者無涯也蒼松老檜巍然千百年之奇則不忍攀折矣不忍者不忍其不再也此遠度今日之詩之謂也然亦唯遠度刪後之詩爲松爲檜能蒼能老而後可不然則嫣花媚花先其肉而倭矣豈能待愛我者之惛耶雖然遠度所刻詩亦稍稍益於三百篇蓋徑寸之珠而寶者無妨爲魚目西陵有誓而當者不礙爲無鹽亦在其意而已異日當孤

行余所定而稍益以魚藍者以之爲傅子之詩可也卽以爲茅子之詩亦可也神龍良驥必萬古歸我友而始無憾焉耳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五終